



天津商報副刊

【明春編主場藝遊】 【日一十月三】 【雲編主莊花柳】



惠羅公司犧牲用賣祇有今日壹天

院戲和春

楊樓小 郝臣壽 劉硯芳 林猪野
場晚四廿六期星
楊員藝 多生年一絕 部全落馬湖
現已售票

院戲大明光

演起天明 三場 談名 鄭里君
之光明路
肉魔與

院影電安平

場三今天 秘館的蠟人
號三四四正照映史中

院戲大呈明

兩場 最末 紀念 臨別
化境國際勝賽魔術冠軍

院影電陸光

場三演開天今 銀幕漢野千里
奇觀萬馬嘶風



宮皇 決死 艦隊
場三夜日天今

院影電北河 演起天後
張慧冲魔術團

演換天明 驚險 恐怖 熱鬧 俠情
匪酒海黑

告預片鉅意注 開天闢地
萬獸之王 泰山之王

平和洋行保險部啓事

九綸 大賣拍
起日五十月三歷國

院戲洋北 告預期下
程秋硯 周安瑞

寒廣小 院戲
肉骨全 緣啞盲

新電新 場三夜日天今
魔影 古屋

萬獸之王 泰山之王
萬獸之王 泰山之王

紫竹林宴廳

郵酒香紹酒棧

葛綢陳列 總分兩店

綸大 莊綢緞

新大 莊綢緞

昌仁 莊綢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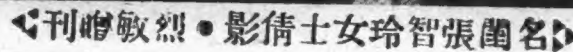
剛・宓・

錄忘備

人說：「一個我娶了媳婦，正書心前彷彿看到許多沒有名氣的得地也弄失的。」要不了那個有敗五管個反了把個理人小財的來說也一樣；做就如是就是一就是的才

是到。然的好不無色。個什麼？
是肥不必一撇做什。麼婦女在家庭
這買家的一切都是那中演着
是讓你的都是事情是當日

清彩

[illegible][illegible]

(11)



鴉哥

(二)

續

「唉……」他悠悠地嘆了口氣，隨即靠在廊下的柱子上，吸着烟管，青色的烟從他的嘴裏，和烟管的嘴裏，混和着裊裊上升，擴大，變化，和多幻的人生一樣；但是一陣風吹過後，一切都消滅了。他呆望着這惟一的老伴出神，心都消滅了。我和他大概都不久了！

烟斗裏燃着的烟葉，漸漸都化成灰燼了，他隨手在柱子上敲着，發出達：達：的聲音。鸚哥正懶洋洋地啄着食罐裏的穀子，猛然聽見磕烟管的聲音，似乎得了一種興奮的力量，起先是怔着，好像是想什麼，隨即抖一抖全身的羽毛，昂起頭來，很吃力的叫道：「小燕……來：爸爸：你：念書：」聲音是異常的堅澀，無疑的，牠是許久不曾叫過了。

那他的愛妻才死了不久的事：

爲了生活所壓迫，他不得不從鄉里外的故鄉——滇南！爲人作嫁地飄泊到故都來，同行的只有他相依爲命的女兒小蕙，和一隻故鄉裏網羅來的鸚哥。誠然，妻是那麼賢惠，那麼能體貼他，終於沒有享到一點福，爲了操勞過度而死了，葬在故鄉，死別又是那麼難堪的事！幸而那時四歲的小蕙，已要

◀塔利舍之寺雲碧山西平北▶

設想獨步在荒涼的夜街上，一種枯寂的聲響固執地追隨著你，如昏黃的燈光下的黑色影子，你不知該對它珍愛抑是不能厭了？那是你腳步底獨語。

人在孤寂時常發出奇怪的語言，或是動作○動作也就是語言的一種。

決絕地離開了綠蔭的「維特」，獨步在陽光與垂柳的堤岸上，如在夢裏，那感彩色又激動了他作畫家的慾望，遂決心卜他自己底命運了：從衣袋裏摸出一把刀子，從垂柳裏擲入河水中，若是能看見它底浮下他就將成功一個畫家，否則不一——那寂寞裏一揮手使你感動嗎？你了解嗎？

我又想起了那個西晉人物，他愛驅車遊，到車轅不通之處就痛哭流返。

越頂登高，誰不悲慨——長嘆呢？是以他底聲音充滿了宇宙底空闊嗎？等到追時怕又有沉默地低首了？我曾經走進個古代的建築物，書畫巨柱都爭着向我所訴說，低低的空間也發出聲息，像一緊一緊的深思的手指在上面呻吟；而我自創成了一個化石了。

或是昏黃的燈光下，放在你面前的是那傑出的畫，你將聽見裏面各個人物底獨語。溫柔的獨語，悲哀的獨語，或者狂獨語。黑色的門緊閉着：一個永遠期的靈魂住在門內，一個永遠找尋的靈魂在門外。每一個靈魂是一個世界，沒有戶口。可愛的靈魂是倔強的獨語者。

我底思想倒不是在荒野上奔馳。有一落萬里的古顏的屋子，畫壁漫漶，階石上落着白蘚，像期待着最後的腳步：當我獨時我就神往了。

（二三） 情移事感影雪光波雲錦蓮花為 義榮編分情居創舌錢金換義歌 四回第

到街上受夜風一吹。頗有飄飄然的光景。心中後悔以前太不修飾了。好比明珠埋土。白玉蒙塵。辜負了少年美貌。雖也有幾次剝垢磨光。但都未得在緋雪面前炫露。而到了她面前。就常不經意的囚首垢面。失敗原因。未必不在此。想着與冲冲雇洋車直奔緋雪家而去。到地方下車叩門。嬢嬢出來。見是湯仰廬。便問他有什麼事。仰廬道。我是前來看望。小姐在家麼。嬢嬢道。小姐正在養病。不能見客。您請回去吧。我對小姐替您說知就是。仰廬道。我是熟朋友。沒有關係。你先進去通知一聲。她一定肯見我的。嬢嬢搖手道。不成。不成。她脾氣暴躁。說不見客。誰敢去麻煩。仰廬知道這一趟又白來了。方要再行對付。忽聽身後鈴聲一響。一輛嶄新的洋車停在門前。車上下來個極漂亮的西裝少年。翩然由仰廬身邊掠過。直入門內去了。仰廬在黑影中未得看清這人面目。最奇怪嬢嬢不特絕未攔阻。反倒陪笑將他迎接進去。同時把門關了。仰廬暗想。緋雪既不見客。那麼進去的人又是誰。而且看那人匆匆而入。彷彿就是這裏的主人。真不曉是何內幕。莫非……仰廬想到此處。就覺隱隱心痛。不敢再向下揣度了。但是默默中似受了一種暗示。使他感到緋雪的小樓中是暖融融的春天。自己所享受的却是冷冰冰的冬夜。於是慨然轉身。心裏也不知想着什麼。就迷迷糊糊的向回下走。走了也不知道多大工夫。抬頭一看。竟到法租界的大馬路上。他暗自詫異。怎一會兒竟走出如斯之遠。而方才坐着車子由理髮所門外到緋雪家去。路上竟似就快了幾點鐘似的。但既到了這裏。只可隨緣逛逛。便順着便道又走了不遠。忽見前面一家名叫料酒香的酒肆。忽然簾簾高舉。從裏面走出一行人。內中有兩個竟是熟識。是方佩雙和果眉。他倆正立在酒肆門首。拱手向餘人告辭。等那幾個人都分道走了。他倆才回頭向這邊走來。和仰廬正自對面。仰廬忙作招呼。

他的膝蓋上，仰起臉來，看着他說：「爸！你不用傷心，還有女兒痛你呢，明天我作了官，一定賺錢養活你！」說時那黑晶晶的眼珠放着親愛的光，小嘴唇一動一動的顯得那麼可愛，他終於抱起她，親着那柔軟的秀髮，而忘懷了一切。

第二年的春天，他開始教小蕙認字，每天從機關裏辦完事回來的時候，照例坐在廊下的欄杆上，燃起一管烟葉吸着，藉此恢復這一天的疲勞，吸完了，一面在柱子上磕着烟斗，一面叫道：「小蕙，來！爸爸教你念書！」

這時小蕙一定答應着，離開了養娘的懷抱，捧着國語課本跳了來。

鸚哥在故鄉時，曾經被鳥把式剪過舌子，所以會說兩句簡單的話，以後一直掛在簷下，便也學會了這兩句口頭語。漸漸地一聽見磕烟管的聲音，不等他開口，就搶着說：「小蕙，來！爸爸教你念書！」鳥聲和人聲一樣的有效，小蕙也拿着書來了。

一天小蕙發現了叫她念書的是鸚哥而不是父親，便懷着莫大的疑團跑去問他：「爸爸！架上那大白鸚哥，不也和你一樣地會叫我念書嗎？爲什麼牠的腿上要用線條鎖着呢？」

顏科

紅大一——二
紅大三——三
青元一〇二三
紅寶信恆
紅寶七〇一二
黃槐門內卜
藍藍二門內卜
藍藍球頭門內卜
藍藍球英大
青化硫公化
青化硫誠公
青化硫〇五〇二
青化硫用棉信隆
水藍信隆

(元百每)以上以

粉粉源二—二
紅粉土鐵山砂百
硫磺中磅十大
藍快補元信隆
藍快補方信隆

(計兩每)下以下

而黃杏寶四
連青林其
藍藍寶四
青元麟麟
紅洋牛牧
紅洋人雙
運青代價
塊寶否御龍
月寶龍金
黃槐乘行自
粉粉鎗三
紅大虎走

(計兩每)以上以

黃黃號才大
灰寶丁大
紅大鎗三
連青寶聚
青元洋山
連藍星壽

(計斤一)以上以

黑普斤百二
黑普萬斤百二
美化硫中斤百
綠品用期斤五
美化硫高斤五
紅茂林漆磅五
連青美五金八
藍品千金兩八
新品花荷兩八

(價規每)下以下

[illegible]

金五

皮銀白高
絲銀白高
皮銀紅
絲銀青
皮銀黃
絲銀紅
皮銀格

(觀每) 城半

神靈魚
水龍鱗魚
水龍鱗魚
水龍鱗魚
水龍鱗魚

桶白四九
平
桶八二七三
桶八二七三
桶八二七三
桶八二七三
桶六二六三
桶二二六三

口 萬

每百二十九
分三

	分四
	五十六
舖板八十	洋
斤每板	圓
板鐵厚	分一
	厘七
	厘五
斤每箇	石月
	洋
	元廣
油銀映圖	磅八
力瓦(件)	神牌
	牌牌
	黃牌
	青牌
	漆牌
打每)	益磁
水同	鼎添
	頭人

地球老牌麥精魚肝油

強壯筋骨 補血益腦 男女老幼 常服聖品
 扶助發育 肥肌健體 大瓶二元六角 小瓶八角

助肺呼吸香膠

為治氣喘支炎咳嗽多痰特效劑凡患傷風咳嗽肺病者服
 取之含服功效靈速誠無出其右

每盒三元

補品巨擘

自來血

補血生精滋補力偉大凡
 面黃肌瘦 精神而腰痠背痛以及胃
 常服本品確有驚人效五
 大瓶二元三角 小瓶一元二角

五洲大藥房發行

五洲大藥房總發行

天津五洲大藥房發行梨棧大街